

人格、孤独感与错失焦虑感 对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影响

陈婉姬 李莹

摘要：从个人的人格特质及心理状态出发，考察大五人格、孤独感和错失焦虑感对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外倾性人格、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强度、自我表露以及社交互动均呈现正相关；宜人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自我表露正相关；神经质人格与朋友圈自我表露负相关；孤独感与朋友圈使用强度正相关。研究结论为解释社交网络中的社交生态变化及用户使用行为的转换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人格；孤独感；错失焦虑感；微信朋友圈

作者简介：陈婉姬，女，硕士研究生。（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李莹，女，副教授，博士。（深圳大学 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9) 06-0094-09

拥有超过10亿活跃用户的微信几乎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们必备的沟通工具，过度使用微信的现象也逐渐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1]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心理状态的个体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使用引发了哪些心理与社会结果，这些问题均构成了日益吸引研究者的理论议题。以往的研究表明，孤独感和对移动社交网络的错失焦虑感可能导致人们沉迷于互联网。也有研究者对个人的人格特质进行讨论，并认为个体的人格特质可以预测其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2]不过，既往研究大多仅仅关注个体的人格特质或某种心理状态对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而少有研究同时考察人格和心理状态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作用。人格特质是个体在长期内较为稳定的属性，而孤独感和错失焦虑感则是个体在相对短期生活状态的影响下产生的心理感受，我们认为同时考察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可以更有效地解释个体使用社交网络的影响机制。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从个体的人格特质出发，同时考察个体的孤独感及社交媒体使用中的错失焦虑感与社交媒体网络使用的关系。研究选取目前国内活跃用户数量最为庞大的微信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聚焦于微信中的具有强社交属性的朋友圈功能，将微信朋友圈使用分为使用强度、自我表露和社交互动三个维度。通过对微信用户进行问卷调查，试图探索人格、孤独感、错失焦虑感和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微信朋友圈的使用

微信朋友圈作为国内用户量最大的社交网络，其用户使用心理和社交生态的发展变化一直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从使用功能上看，微信朋友圈是微信用户进行自我表露和社交互动的重要平台，^[3]用户通过发布朋友圈动态进行自我表达，通过“刷”朋友圈、点赞、评论进行社交互动；从属性上看，微信朋友圈是基于半熟人圈的社交网络，这使得朋友圈的社交生态本质上与微博等基于陌生人的社交网络有所不同。基于熟人的强关系社交网络是现实人际互动的延伸，有利于个体形成身份定位和认同，基于陌生人的弱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信息交换和拓展社交范围，^[4]而微信朋友圈中的社交关系介于强关系

和弱关系之间，使得用户的使用动机更为复杂，进而使得这种社交关系下的社交网络生态也更为复杂，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依据朋友圈使用的功能和属性将朋友圈使用偏好划分为三个维度，包括使用强度，即个体使用微信的频率和卷入程度；自我表露，即个体通过朋友圈主动真实地表露个人观点、情感等信息的行为偏好；社交互动，即个体利用朋友圈与好友进行网络社交的行为偏好。

(二) 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

人格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品质，不仅与个体的心理行为有直接关系，也对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有显著的影响。^[5]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人格与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并且多项研究表明人格能够预测个体的社交网络使用行为。^[2]本研究亦试图探索人格是否会影响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在对人格的定义化和操作化方面，本研究着眼于塔佩斯提出的大五人格特质，包括：神经质（Neuroticism）、外倾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和宜人性（Agreeableness）五种人格，探究个体人格特质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之间的关系。

神经质人格表现为容易焦虑和敏感多疑，是一种重要的成瘾人格。^[6-7]国外学者发现，高神经质的个体会通过使用 Facebook 来寻求现实生活中可能缺少的关注和社会支持，从而更加频繁地使用社交网络并进行积极的自我表露，^[8-9]以对现实中较少的社交进行补偿。还有研究表明，高神经质的个体在一般状态下会通过避免与他人产生各种形式的社交关系来减轻社交焦虑。^[10]基于此，本研究推测，高神经质人格个体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时对自身的社交关系和形象会更加敏感，会倾向于进行更高强度的使用和更多的自我表露，而避免展开在线社交互动，我们进而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神经质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H1a）和自我表露（H1b）存在正向关联，与社交互动（H1c）存在负向关联。

外倾性人格表现为热情、活力、善于社交，并且具有幸福感。开放性人格表现为对经验持开放、探求的态度，构成这一维度的特征包括活跃的想象力、对新观念的自发接受、发散性思维和智力方面的好奇。^[11]早期有学者发现，外倾性与匿名的社交网络的使用呈负相关，^[12]现实中具有外倾性特质的个体对匿名的社交网络并不那么感兴趣。而在 Facebook 这类实名制社交网络中，外倾性、开放性与 Facebook 使用呈现出正相关关系^[9]，说明这两类人格对实名制社交网络会表现出更真实的自我。微信朋友圈也是属于熟人圈内的实名制社交网络，且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更新的好友状态，高外倾性、开放性特质的个体可能会因为好奇心和热情而更高强度地去使用微信朋友圈，也会利用微信朋友圈去进行积极的自我表露和有效的社交互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设 2：外倾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H2a）、自我表露（H2b）以及社交互动（H2c）存在正向关联。

研究假设 3：开放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H3a）、自我表露（H3b）以及社交互动（H3c）存在正向关联。

责任心人格的特质与成就动机和组织计划有关，该特质得分高的人做事有条理、有计划，并能持之以恒，而得分低者则更马虎大意、见异思迁。^[11]宜人性人格的特质表现为利他、友好、富有爱心。宜人性人格得分高的人乐于助人、值得信赖和富同情心，注重合作而不强调竞争，得分低的人多抱有敌意，为人多疑，喜欢为了利益和信念而争斗。^[11]现有关于人格与社交网络使用关系的研究中，对这两类人格特质的结论和讨论较少。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研究问题 1：责任心人格、宜人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自我表露、社交互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三) 孤独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

孤独感源于人与人交往中的消极情绪体验，^[13]当个体所期望的社会性交往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会产

生孤独感。社交网络的普及让人们在日常沟通和社交生活更加高效和便利,但依然有许多人受到孤独感的消极影响,有研究表明孤独感可能导致网络成瘾,^[14]过度使用互联网甚至会让人们“在一起孤独”^[15]。孤独感与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引人深思,已有部分研究显示孤独感与网络使用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如,焦开山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孤独感与移动互联网使用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大学生的孤独感越强,就越可能通过微信扩展人际关系,也越可能频繁使用社交网络。^[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设 4: 孤独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H4a)、自我表露 (H4b) 与社交互动 (H4c) 存在正向关联。

(四) 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

人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担心错过某些信息而处于一种焦虑和不安的感受之中。Stamell 最早在新闻报道中用“错失焦虑”(Fear of Missing Out)这个词来形容这一种感受,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Przybylski 将错失焦虑症的概念界定为“当个体在其缺席的事件中未能获得想知道的经历时所产生的一种广泛存在的焦虑心理”^[17]。这种心理对用户使用移动社交网络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自己总是害怕错过社交媒体上的任何更新,在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焦虑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18]有研究表明,错失焦虑感水平高的个体会更加倾向于使用社交网络。^[19]本研究认为,微信朋友圈作为国内典型的移动社交网络媒体,微信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在朋友圈中发布图文信息,让好朋友们“刷”到自己的最新状态,同时朋友圈中不断更新的“小红点”也刺激着用户跟进圈内的动态。因此,本研究推测,个体错失焦虑感的强弱对于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存在重要的影响:

研究假设 5: 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H5a)、自我表露 (H5b) 以及社交互动 (H5c) 存在正向关联。

二、研究方法

(一) 样本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研究者于 2018 年 12 月通过滚雪球方式发放网络问卷,共收回 300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包括数据极端个案、作答时间过短等) 39 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261 份。其中,男性 79 人(30.3%),女性 182 人(69.7%)。样本年龄范围在 18—60 岁之间,年龄段集中在 18—25 岁(73.6%)。

(二) 变量设计

1. 因变量: 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

笔者根据文献回顾及微信的功能属性建构了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量表,该量表主要对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自我表露及社交互动三个维度进行测评,共包括 12 个题目。

微信的媒介依赖是考察微信使用的重要因素。^[20]本研究朋友圈“使用强度”维度旨在测量个体使用微信朋友圈的依赖程度,包含“我几乎一有空闲的时间就会查看朋友圈是否有更新”等两个题目,Cronbach's Alpha=.878;

依据社会渗透理论,自我表露是个体构建和维系社会网络的基础,不同个体在朋友圈中的自我表露的程度和偏好不同。本研究的朋友圈“自我表露”维度,旨在测量个体主动真实地在朋友圈中表露自我情感和观点这种使用行为的偏好程度。将“自我表露”划分为数量、深度、广度、意图等几个子维度,^[21]问卷中包含“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会在朋友圈中诚实地呈现自己最真实的状态”等 4 个题目,Cronbach's Alpha=.726;

从功能论角度看,微信朋友圈是体现微信作为一款“社交工具”的重要功能。^[22]本研究朋友圈“社交互动”维度旨在测量个体在使用朋友圈时对社交功能的偏好程度,该维度的量表设计参考了 Ba-

zarova 等人的研究,^[23]包含“我在朋友圈中发布或分享内容,是为了与好友保持沟通和联系”等 6 个题目, Cronbach’s Alpha=. 830。

所有题目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 (1 代表完全不符合, 5 代表完全符合)。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Alpha=. 855, 降维后取样适切性量数 KMO=. 830 (df= 66, p<. 001), 经过主成分分析, 量表具有高信效度。

表 1 朋友圈使用偏好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朋友圈使用强度	261	2. 00	10. 00	6. 80	2. 07
朋友圈自我表露	261	4. 00	20. 00	12. 95	3. 44
朋友圈社交互动	261	6. 00	30. 00	18. 68	4. 68

表 2 成分矩阵表

	成分 1	成分 2	成分 3
我几乎不会错过微信好友们在朋友圈中的状态更新		. 766	
我几乎一有空闲的时间就会查看朋友圈是否有更新		. 745	
比起设置朋友圈“三天可见”, 我更乐于开放朋友圈“全部可见”			. 590
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会在朋友圈中诚实地呈现自己最真实的状态			. 624
在我发的朋友圈中, 呈现与我自身形象或情绪有关的内容占更大的比例	. 557		. 345
我会在朋友圈中展示我生活的多个方面	. 766		. 261
我在朋友圈中发布或分享内容, 是为了拓展我的人际关系网络	. 660		
我在朋友圈中发布或分享内容, 是为了与好友保持沟通和联系	. 734		
我喜欢在朋友圈中发布与朋友在一起的视频/图片	. 657		
我在朋友圈中发布或分享内容, 是为了能够与好友进行互动, 来增进与好友的关系	. 798		
周围的人都在使用微信朋友圈发布内容, 我担心自己如果不用就会脱离群体	. 530		
我认为在朋友圈中的互动能加强我和朋友之间的联系	. 683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a 提取了 3 个成分

2. 自变量：人格特质、孤独感及错失焦虑感

以大五人格理论为基础, 本研究采用王孟成等人改良的中国大五人格简版问卷进行人格特质变量的测量。其中, 神经质人格维度包括“别人一句漫不经心的话, 我常会联系在自己身上”等 8 个题目, Cronbach’s Alpha=. 875; 责任心人格维度量表包括“一旦确定了目标, 我会坚持努力地实现它”等 8 个题目, Cronbach’s Alpha=. 799; 宜人性维度量表包括“我觉得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心怀善意的”等 8 个题目, Cronbach’s Alpha=. 709; 开放性人格维度量表包括“我头脑中经常充满生动的画面”等 8 个题目, Cronbach’s Alpha=. 838; 外倾性人格维度量表包括“在热闹的聚会上, 我常常表现主动并尽情玩耍”等 8 个题目, Cronbach’s Alpha=. 805。

以上题目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 (1 代表完全不符合, 5 代表完全符合)。在本次测量中该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Alpha=. 835, 降维后取样适切性量数 KMO=. 839 (df= 780, p<. 001), 经过主成分分析, 量表具有高信效度。

表 3 人格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神经质人格	261	8.00	38.00	23.19	6.24
责任心人格	261	16.00	39.00	28.88	4.61
宜人性人格	261	12.00	38.00	29.69	3.82
开放性人格	261	8.00	40.00	27.99	5.02
外倾性人格	261	11.00	38.00	24.90	5.16

本研究采用 Russell 在 1996 年修订的 UCLA Loneliness Scale 进行孤独感测试。量表包括“你常感到缺少伙伴吗”等 20 题，题目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其中“你常感到有人愿意与你交谈吗”等 9 题反向计分，综合得分越高者孤独感越强。本次测量中该量表 Cronbach’s Alpha=.891，降维后取样适切性量数 KMO=.889（df=190，p<.001），经过主成分分析，量表具有高信效度。

错失焦虑感的测量采用宋小康编制的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焦虑感测量量表，题目包含“在移动社交媒体上，我一看到有最新动态的提示，就渴望立刻点开查看”等 16 项，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者在使用移动社交媒体时的错失焦虑感越强。本次测量中该量表 Cronbach’s Alpha=.892，降维后取样适切性量数 KMO=.890（df=120，p<.001），经过主成分分析，量表具有高信效度。

表 4 孤独感、错失焦虑感变量描述性统计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孤独感	261	23.00	80.00	52.84	10.36
错失焦虑感	261	29.00	80.00	59.72	9.94

三、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一）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 SPSS24.0 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预处理后，报告得出各个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上显著的线性相关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重点对人格特质、孤独感、错失焦虑感和朋友圈使用的强度、自我表露和社交互动三个维度进行多层回归分析。

1. 以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为因变量

由第一层多元回归模型可见，神经质人格、宜人性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朋友圈使用强度有显著预测力。多元回归系数调整后 R 方为 0.105，回归模型检验的 F 值为 7.099（p<.001），所以“神经质人格”“宜人性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10.5%。

第二层多元回归模型中加入了“错失焦虑”和“孤独感”两个预测变量，数据显示调整后 R 方为 .299，相较于第一层模型 R 方变化量为 .196，F 变化量为 36.316（p<.001），责任心人格、宜人性人格、外倾性人格和错失焦虑感对朋友圈使用有显著预测力。“宜人性人格”“外倾性人格”“孤独感”和“错失焦虑感”对“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29.9%。

表 5 人格、孤独感、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的回归分析（N=261）

模型		B	SE	Beta	t	Sig	调整后 R ²	R ² 变化量
1	（常量）	.277	1.363		0.204	.839	0.105	0.122
	神经质人格	.072	.021	.218	3.453	.001		
	责任心人格	-.011	.033	-.025	-0.336	.737		
	宜人性人格	.071	.033	.132	2.145	.033		
	开放性人格	-.004	.033	-.009	-0.107	.915		
	外倾性人格	.127	.031	.317	4.134	.001		
2	（常量）	-4.529	1.699		-2.666	.008	0.299	0.196
	神经质人格	-.006	.023	-.018	-0.263	.793		
	责任心人格	.016	.030	.035	0.514	.607		
	宜人性人格	.065	.030	.120	2.147	.033		
	开放性人格	-.026	.030	-.064	-0.881	.379		
	外倾性人格	.080	.028	.199	2.828	.005		
	错失焦虑感	.103	.012	.497	8.473	.001		
	孤独感	.032	.015	.161	2.173	.031		

a 因变量：朋友圈使用强度

2. 以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为因变量

由第一层多元回归模型可见，宜人性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朋友圈使用有显著预测力。多元回归系数调整后 R 方为 .251，回归模型检验的 F 值为 18.391（p<.001），所以“宜人性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25.1%。

第二层多元回归模型中加入了“错失焦虑感”和“孤独感”两个预测变量，此时神经质人格、宜人性人格、外倾性人格和错失焦虑感对朋友圈自我表露有显著预测力。第二层模型调整后的 R 方为 .318，相较于第一层模型 R 方变化量为 .071，F 变化量为 13.629（p<.001），“神经质人格”“宜人性人格”“外倾性人格”和“错失焦虑感”对“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31.8%。

表 6 人格、孤独感、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的回归分析（N=261）

模型		B	SE	Beta	t	Sig	调整后 R ²	R ² 变化量
1	（常量）	-.523	2.079		-0.252	.801	0.251	0.265
	神经质人格	-.006	.032	-.011	-0.19	.850		
	责任心人格	.031	.051	.041	0.604	.546		
	宜人性人格	.172	.051	.191	3.405	.001		
	开放性人格	.065	.050	.095	1.293	.197		
	外倾性人格	.232	.047	.348	4.95	.001		
2	（常量）	-4.451	2.794		-1.593	.112	0.318	0.071
	神经质人格	-.076	.037	-.138	-2.044	.042		
	责任心人格	.053	.050	.071	1.068	.286		
	宜人性人格	.160	.049	.178	3.242	.001		
	开放性人格	.038	.049	.055	0.778	.437		
	外倾性人格	.181	.046	.271	3.908	.001		
	错失焦虑感	.105	.020	.302	5.221	.001		
	孤独感	.020	.024	.060	0.828	.408		

a 因变量：朋友圈自我表露

3. 以微信朋友圈社交互动为因变量

由第一层多元回归模型可见，神经质人格、宜人性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朋友圈使用有显著预测力。多元回归系数调整后 R 方为 .231，回归模型检验的 F 值为 16.61 ($p<.001$)，所以“神经质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微信朋友圈社交互动”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23.1%。

第二层多元回归模型中加入了“错失焦虑感”和“孤独感”两个预测变量，责任心人格、外倾性人格和错失焦虑感对朋友圈使用有显著预测力。第二层模型调整后的 R 方为 .383，相较于第一层模型 R 方变化量为 .154，F 变化量为 32.522 ($p<0.001$)，“责任心人格”“外倾性人格”和“错失焦虑感”对“微信朋友圈社交互动”的有效解释变异量为 38.3%。

表 7 人格、孤独感、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社交互动的回归分析 (N=261)

模型		B	SE	Beta	t	Sig	调整后 R ²	R ² 变化量
1	(常量)	.679	2.861		0.237	.813	.231	.246
	神经质人格	.087	.044	.116	1.981	.049		
	责任心人格	.135	.070	.134	1.925	.055		
	宜人性人格	.047	.070	.039	0.681	.497		
	开放性人格	.089	.069	.096	1.293	.197		
	外倾性人格	.328	.065	.361	5.081	.001		
2	(常量)	-1.448	3.608		-0.401	.689	.383	.154
	神经质人格	.003	.048	.004	0.058	.954		
	责任心人格	.150	.064	.148	2.336	.020		
	宜人性人格	-.006	.064	-.005	-0.100	.921		
	开放性人格	.015	.063	.016	0.233	.816		
	外倾性人格	.211	.060	.232	3.526	.001		
	错失焦虑感	.201	.026	.426	7.753	.001		
	孤独感	-.033	.031	-.072	-1.039	.300		

a 因变量：朋友圈社交互动

(二) 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研究假设 1 提出神经质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H1a) 和自我表露 (H1b) 存在正向关联，与社交互动 (H1c) 存在负向关联。多元回归结果显示：H1a 不成立，神经质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无显著关联；H1b 不成立，神经质人格与朋友圈自我表露负相关 ($\beta=-.138$, $p<.05$)；H1c 也不成立，神经质人格不能显著预测微信朋友圈的社交互动。所以研究假设 1 被拒绝。

研究假设 2 提出外倾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H2a)、自我表露 (H2b) 以及社交互动 (H2c) 存在正向关联。多元回归结果支持了外倾性人格与朋友圈使用强度 ($\beta=.199$, $p<.01$)、自我表露 ($\beta=.271$, $p<.001$) 以及社交互动 ($\beta=.232$, $p<.001$) 的正相关关系。所以研究假设 2 被接受。

研究假设 3 提出开放性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H3a)、自我表露 (H3b) 以及社交互动 (H3c) 存在正向关联。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开放性人格与朋友圈使用强度、自我表露以及社交互动均无显著关系，所以研究假设 3 被拒绝。

研究假设 4 提出孤独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H4a)、自我表露 (H4b) 与社交互动 (H4c) 存在正向关联。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孤独感与朋友圈使用强度 ($\beta=.161$, $p<.05$) 正相关，而与朋友圈自我表露及社交互动无显著关系，所以研究假设 4 被部分接受。

研究假设5提出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H5a）、自我表露（H5b）以及社交互动（H5c）存在正向关联。多元回归结果显示错失焦虑感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 $\beta = .497, p < .001$ ）、自我表露（ $\beta = .302, p < .001$ ）以及社交互动（ $\beta = .426, p < .001$ ）正相关。所以研究假设5被接受。

研究问题1探讨责任心人格、宜人性人格是否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自我表露、社交互动有关。数据结果显示责任心人格与朋友圈使用的三个维度均无相关性，而宜人性人格与朋友圈使用强度正相关（ $\beta = .12, p < .05$ ），与自我表露正相关（ $\beta = .178, p < .001$ ）。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对大五人格、错失焦虑感、孤独感和微信朋友圈使用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研究结果发现，个体的人格特质的确会影响其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例如，外倾性人格能正向预测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强度、自我表露及社交互动，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符。另外，本研究也得出了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新发现。

第一，神经质人格与朋友圈自我表露负相关，且并不能直接预测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强度及社交互动，即高神经质个体偏好于在朋友圈中减少或隐藏自己的真实状态。研究者认为这与微信朋友圈属于强关系下实名制的熟人社交圈有关，一般状态下的神经质人格者在这种熟人为主的社交圈子中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敏感多疑和负能量，害怕给熟人造成负面的印象而避免使用朋友圈进行真实的自我表露。

第二，本研究发现宜人性人格与朋友圈使用强度和自我表露显著正相关，即温和友善的宜人性人格者更偏好于高强度使用微信朋友圈和在朋友圈中进行自我表露，这是以往研究鲜有被发现和讨论的。高宜人性的个体性格更加温顺且友好，在使用朋友圈的时候能够更加自由、大方地进行真实的自我表露和积极的社交互动。研究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微信朋友圈的社交生态，高外倾性、宜人性的个体在微信朋友圈中表现出更强的自我表露和社交互动倾向，这类人在朋友圈中营造出一片“温馨和谐”的景观，而一般情况下敏感多疑的高神经质特质的个体则选择“逃离”朋友圈，形成抗拒朋友圈社交的另一类人群，从而产生了两派基于人格特质差异的朋友圈用户群体，他们在朋友圈的使用偏好上有所不同并且会在朋友圈社交生态中互相产生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分析和解释朋友圈等社交网络中的社交生态变化及用户使用行为的转换提供了新的视角。

最后，我们对本研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进行反思，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方向。其一，尽管本研究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大五人格与微信朋友圈使用偏好的关系，但是未能更深入地去探讨更多更复杂的人格因素，例如自恋型人格等等；其二，研究样本的选取并未严格地进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随机抽样，可能导致分析结果的效度和推广性不足；其三，研究方法仅仅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且研究问卷篇幅过长，有效样本中的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幸存者偏差。后续的研究应当更注意样本的随机性和有效性，在变量的选择和研究方法上也应该有更多创新性的突破。

参考文献：

- [1] 李波，史滋福，王诗宇，郑凯文，赵翔．大学生微信使用程度与孤独感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8（7）．
- [2] 张磊，陈贞翔，杨波．社交网络用户的人格分析与预测[J]．计算机学报，2014（8）．
- [3] 张钰．微信依赖研究——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J]．科技传播，2014（21）．
- [4] 肖斌．微信朋友圈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研究——基于强弱关系理论的视角[J]．教育学术月刊，2015（10）．
- [5] 李彩娜，周伟．大学生社会适应与五因素人格间关系的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
- [6] Takao, M. & Takahashi, S. & Kitamura M. (2009). Addictive Personality and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12（5）: 501-507.

- [7] 姜永志,王海霞,蒋怀滨,刘勇.神经质人格对青少年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影响:冲动性与人际困扰的双重中介[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8(2).
- [8] Marshall, T. C. & LeFringtonhausen, K. & Ferenczi, N. (2015). The Big Five, self-esteem, and narcissism as predictors of the topics people write about in Facebook status updat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5: 35-40.
- [9] Teresa, C. & Amber, W. H. & Homero, G. Z. (2010). Who interacts on the Web? The intersection of us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edia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 (2): 247-253.
- [10] 张艺馨,杨智辉,何文倩,张玲茜,许薇.不确定性忍受力和元担忧在神经质人格与社交焦虑间起的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2).
- [11] 李红燕.简介“大五”人格因素模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 [12] Hamburger, Y. A. & Ben, A. E. (200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and the different uses of the Interne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ur*, 16 (4): 441-449.
- [13] 丁浩,方双虎.孤独感研究综述[J].大众科技,2009(6).
- [14] 赵陵波,陈珊瑜,苏文亮,任志洪.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 meta 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6(7).
- [15] [美] 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15.
- [16] 焦开山.孤独感与移动互联网使用——以大学生微信使用为例[J].青年研究,2016(4).
- [17] Przybylski, A. K. & Murayama, K. & Dehaan C. R. & Gladwell, V. (2013). Motivation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 (4): 1841-1848.
- [18] 宋小康,赵宇翔,张轩慧.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焦虑症(FoMO)量表构建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7(11).
- [19] Lai, C. & Altavilla, D. & Ronconi, A. & Aceto, P. (2016).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is associated with activation of the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during inclusion social cu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1: 516-521.
- [20] 王玲宁.采纳、接触和依赖:大学生微信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大学,2014(6).
- [21] Wheelless, L. R. (2010) A follow-up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ust, disclosure, and interpersonal solidarit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 (2): 143-157.
- [22] 王艳丽.从功能论角度探析微信的属性[J].中国报业,2013(14).
- [23] Bazarova, N. N. & Choi, Y. H. (2014) Self-Disclosure in Social Media: Extending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Disclosure Motiv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 (4): 23.

[责任编辑:赵晓兰]